

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湖南佛教史

HUNAN FOJIAO SHI



徐孙铭 王传宗 主编

B949.2
65

目 录

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目 录

湖南佛教史

HUNAN FOJIAO SHI

序	(1)
第一章 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研究佛教史	(2)
第二章 湖湘佛教概述	(11)
第三章 湖湘佛教主要人物	(12)
第四章 湖湘佛教文化的优良传统	(15)
第五章 纪念	(19)
第六章 守兴	(2)
第七章 道宣	(3)
第八章 典	(6)
第九章 大	(8)
第十章 荣西	(3)
第十一章 唐	(7)
第十二章 两宋	(2)
第十三章 明清	(5)
第十四章 民国	(10)
第十五章 新中国成立后	(53)
第十六章 总结	(57)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佛教史 / 徐孙铭, 王传宗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3

ISBN 7-5438-2858-8

I . 湖... II . ①徐... ②王... III . 佛教史 - 湖南省
IV .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174 号

责任编辑:莫金莲
装帧设计:尹文君

湖南佛教史

徐孙铭 王传宗 主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湘中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76,000

ISBN7-5438-2858-8
B ·74 定价:21.00 元

序

佛教弘传在于僧

吴立民

徐孙铭、王传宗主编的《湖南佛教史》一书的出版，是湖南佛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填补了中国佛教地方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这是继明真、戒圆法师编撰的《湖南宗教志·佛教篇》后对湖南佛教史研究的新的探索和开拓，实现了我多年来的宿愿。我对此感到高兴和欣慰，并向作者表示衷心的祝贺！

佛法弘传在于僧。一批有般若智慧，有高尚道德情操，有良好政治、文化素养的僧才是佛教存在、发展的栋梁之才。所以，人们把僧才称为“僧宝”。在湖南佛教史上，从慧思、智𫖮、怀让、希迁、惟俨、昱嚴、克勤，到近现代的敬安、巨赞、空也、虚云、明真等高僧大德，就是一批杰出的僧才。他们或用光辉的弘法修行实践，或用独抒性灵的诗文、严谨深刻的著作，为湖南佛教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们是湖南佛教史的第一作者。同时，一批佛教居士、佛学研究者或著名文人，如庞蕴、李邕、柳宗元、韩愈、周敦颐、张栻、王夫之、魏源、谭嗣同、喻谦、杨度、唐大圆等，也为湖南佛教史增添了闪光的一页。因此，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注重历代高僧大德与佛教居士相结合、教内外相结合、实相般若与文字般若相结合、教理与史实相结合，是一部成功的佛教史的必要条件之一。《湖南佛教史》正是循着这一方向努力开拓前进的可喜成果，是继往开来的一个良好的新开端。

“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湖南佛教史》的问世，得

益于党和政府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英明方针政策，得益于近2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大好形势，以及佛教界、学术界多年的资料积累、锐意进取的探索、思索，得益于国内外佛教界、学术界的广泛交流、切磋。《湖南佛教史》用五章的篇幅，从纵的方面回顾展现了湖湘佛教的发展历程，又用四章的篇幅，从横的方面对湖湘佛教与湖湘学派、湖南道家和道教、文学艺术、民间习俗的关系作了论述。全书不仅使读者对湖湘佛教史的发展脉络有比较全面、系统的把握，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读者明了什么是湖南佛教的优良传统，如何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促进佛教与新时代相协调、相适应。作者把史的研究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结合起来，注意从寺院谱志中收集第一手资料，并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尤其重视思想的开掘。这样立意高远，切合时代主旋律和时代精神，是独具匠心的，也是今后佛教研究应当努力提倡、发扬光大的。

在进入千载难逢、百年难遇的新千年之际，展望科学日益昌明、佛日与尧天同辉的未来，我们对苦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烦恼与解脱相依、相转的人世间充满信心。祝愿湖南的佛学研究和中国佛学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祝愿芙蓉国的儿女和我们伟大的祖国在“知天命”之年后，前途更灿烂辉煌，国土更清净庄严，人民更幸福安宁，世界更和平发展。是为序。

一九九九年九月廿九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吴立民(1)
绪 论.....	(1)
第一节 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研究佛教史.....	(2)
第二节 湖湘佛教概述.....	(11)
第三节 湖湘佛教的重要历史地位.....	(12)
第四节 湖湘佛教文化的优良传统.....	(15)
第五节 对湖湘佛教发展、消亡的审思.....	(19)
 第一章 寺兴西晋 教衍湖湘 (两晋南北朝时期)	(22)
第一节 竺法崇与麓山寺.....	(23)
第二节 两晋八寺的兴起.....	(26)
第三节 南北朝时南岳佛教.....	(28)
第四节 慧思与南岳佛教.....	(33)
第五节 成实、涅槃师说在湘弘传.....	(37)
第六节 何衡阳与慧琳《白黑论》.....	(42)
 第二章 四宗崛起 禅门独秀 (隋唐五代时期)	(45)
第一节 智𫖮与湖南天台宗.....	(50)
第二节 隋舍利塔及拉萨法净.....	(53)
第三节 净土、律宗崛起.....	(57)

第四节	禅宗一枝独秀	(65)
第五节	禅宗五家七宗的形成	(79)
第六节	江湖禅宗网络与宝宁寺	(95)
第七节	西行求法两高僧	(99)
第八节	柳宗元与佛教	(105)
第三章 佛道论衡 禅传东亚（宋元明时期）		(110)
第一节	宋代临济宗独盛	(112)
第二节	元代佛教	(130)
第三节	明代佛教	(131)
第四章 起微振衰 居士护法（清代至近代）		(137)
第一节	沩山密印寺重兴	(139)
第二节	奉天玉和尚之谜	(151)
第三节	太虚大师与湖南佛教	(158)
第四节	近代湖南僧人	(164)
第五节	近代湖南居士	(176)
第五章 顺应潮流 佛日重光（20世纪50年代至今）		(178)
第一节	农禅结合的佛教新时期	(178)
第二节	“文革”期间湖南佛教之浩劫	(184)
第三节	拨乱反正 佛教重兴	(188)
第四节	培育僧才与佛学研究	(196)
第五节	当代湖南名僧	(201)
第六节	湖南著名居士及其佛学研究	(226)

第六章 湖湘佛教与湖湘学派	(236)
第一节 周敦颐《爱莲说》与佛教	(237)
第二节 朱熹与佛教	(243)
第三节 王船山与佛教	(247)
第四节 魏源与佛教	(251)
第五节 郭嵩焘与佛教	(256)
第六节 谭嗣同与佛教	(264)
第七节 杨度与新佛教	(269)
第八节 杨昌济与佛教	(273)
第七章 湖湘佛教与道家道教	(278)
第一节 慧思与欧阳正则之争	(279)
第二节 佛道相安共存	(281)
第三节 携手团结共赴国难	(287)
第八章 湖湘佛教与文学艺术	(289)
第一节 湖南历代诗僧与诗作	(289)
第二节 湖湘佛教书法与绘画	(295)
第三节 湖湘佛教音乐与佛教戏剧	(299)
第四节 湖湘寺院建筑与造像	(301)
第九章 湖湘佛教与民俗	(309)
第一节 湖湘佛教与生活习俗	(309)
第二节 湖湘佛教与岳神崇拜	(316)
第三节 湖湘佛教与自然崇拜	(318)
第四节 湖湘佛教与丧葬习俗	(320)
第五节 火葬与肉身崇拜	(323)

第十章 21世纪湖湘佛教及其展望 (327)

附录

附录 I 湖湘佛教著作考略 (330)

附录 II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345)

后 记 (348)

绪 论

——发扬湖湘佛教优良传统

早在 60 年代末刚参加工作，来到岳麓山时，我对湖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麓山公园内的湖湘第一道场——麓山寺。当时，寺内仅存最高处的观音殿，其余已成苗圃。80 年代初，我参加《船山学报》的编辑和发行工作，接触到开福寺的法师，对湖南佛教开始有所了解。后来，我到北京出差，到法源寺探望明真法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中国哲学、佛学，特别是 90 年代初，我把学术研究的重点移到佛学上来，着重研究中国禅宗时，开始系统接触到湖南佛教，想写一部湖南佛教史的著作，适逢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张志哲教授倡议合作撰写《中华佛教史》（多卷本）；1995 年受湖南省佛教协会戒圆法师之托，又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刘湘溶院长，省佛教协会圣辉、宝昱、博明等法师以及中南大学吕锡琛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张怀承教授的支持和鼓励，并有幸被列入 1998 年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湖湘佛教文化史及其优良传统》这一课题才正式上马。经过我们课题组的集体努力和出版社的辛勤劳动，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湖南佛教史》今天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湖南佛教史》虽然至今还没有人写过，但我们的前辈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为后人开辟了道路，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比如，50 年代以来，明真、戒圆法师就撰有《湖南宗教志·佛教志》（油印稿），为我们描绘了湖南佛教的大致轮廓，使我们受益非浅。台湾东初法师撰《近代中国佛教史》，收集了宋明以

来，尤其是民国以来湖南僧人、居士的宝贵资料，有不少精到的见解，值得参考。日本水野梅晓的《湖南佛教考察报告》（明治三十五年出版）、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昭和十三年东京龙吟社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借鉴。在参阅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到湖南省 40 多座寺院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我们逐步明确了本书的宗旨，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从纵横两方面，从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角度，阐述 1700 多年来湖湘佛教的发展脉络和某些规律，透视其中的优良传统、合理因素，揭示其负面影响，展望新世纪湖湘佛教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研究佛教史

研究宗教史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从宗教存在的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结论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其宗教观，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我们在《世纪佛缘》中有简要的论述。其要点是：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阶级社会里，宗教是被压迫者对现实苦难的叹息和安慰，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它往往被统治者用来作为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在一定时期也可以成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手段和精神依托；有一些宗教（如佛教）具有很高的思维水平，对人们的思维有启迪作用；由于其社会根源、认识根源长期存在，所以宗教将长期存在，直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对于人们不再是一种异己力量时，宗教才会消亡。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其佛教观在一些重要方面对马克

思主义宗教学说有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作为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巨匠和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对于佛教、佛学颇有研究，对于佛教的本质、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国家的宗教政策、理论有许多卓越的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兴国研究员在《毛泽东与佛教》一书^① 中对此有全面的论述。我们认为，毛泽东的佛教思想可以概括为“四论”，即佛教文化论、出入佛老论、“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论、“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论。

1. 佛教文化论

即把佛教视为历史文化遗产，妥善加以保护、继承和合理利用。佛教在流传中国的 2000 多年中，与中国传统文化既相互对峙，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下来。佛教在流传过程中，既夹杂有封建迷信，又积淀、凝聚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华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所以，本世纪上半叶，当社会上许多人认为佛教“都是一些迷信”时，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② 毛泽东看了白云山真武大殿的铜铸大像、泥塑像（属于道教）后说：

过去统治者为了统治天下，费了很大心机。这全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修起来的，这是艺术、文化遗产，要保护。

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③

这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高瞻远瞩，对佛教、道教等宗教文物的重要言论，也是对宗教性质的一种界定。

①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年 1 月出版。

② 毛泽东同警卫员李银桥的谈话，见李银桥《在毛主席身边十五年》第 46~47 页，转引自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1 页。

③ 见《毛泽东与佛教》，第 253、254 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保护佛教文化。在土改时，宁乡密印寺一部分人要把寺院毁掉。建国之初，毛泽东在接见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时，指示对寺院要加以保护，毁掉很可惜。密印寺终于得以由干部群众妥善保存下来了^①。

将佛教视为“文化”，这是从佛教本身的深厚底蕴、从中国佛教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作的论断。这是对片面认为佛教是“迷信”、是“鸦片”论的修正，现在已广泛为人们所认同。1993年钱学森《致〈宗教〉编辑室的一封信》说：关于“宗教和科学的关系……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赵朴老说的：宗教是文化，而科学也是文化。”^②尽管界定宗教与科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对于纠正把佛教一律视为“迷信”的偏见，探讨宗教与科学的联系和区别，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此界定宗教，仅说明了宗教的一个属性，还不可能概括其他属性。因此，必须对佛教文化与儒道的关系进一步加以阐释。

2. 出入佛老论

这是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讲话中，就任继愈先生研究唐代佛教的成果所作的论述。毛泽东说：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师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点也基本上是师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义。^③

^① 《湖南宗教志·佛教篇》，第103页。

^② 见1993年《宗教》（南京）杂志。

^③ 转引自《毛泽东与佛教》，第104页。

所谓“出入佛老”，即入于佛老（道），又出于佛老（道），也就是了解、吸取和改造佛道。比如宋朝理学的心性论，就是从唐代禅宗心性之学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出入佛道，首先就要批判佛道包含的神学的消极部分。毛泽东说：“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①当然，这种批判是扬弃，既保留，又克服，不是全盘否定；既摒弃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合理成分。第二，出入佛道，就是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

四书五经的注解很繁琐，现在都消灭了。凡是繁琐哲学都要被消灭，都行不通。我看洋教条、土教条都要走向反面，都要被消灭。唐玄奘翻译《金刚经》只有一千多字，鸠摩罗什写了那么多书，就没有人读了。^②

他就是从了解佛经的繁琐与简要，总结出“凡是繁琐哲学都要被消灭，都行不通”的哲理的。第三，出入佛教；更重要的是要“发扬佛教优良传统”。

3. “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论

这是毛泽东对佛教的本质、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所作的进一步概括和价值评判。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赵朴初先生（当时任秘书长）等负责人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他审阅后，随即在《章程》上批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八个字，不仅表明对中国佛协成立的支持，而且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③“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论不仅把佛教区分为糟粕与精华两部分，而且具体揭示了哪些是精华和优良传统，哪些是糟粕。他认为：

① 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页。转引自《毛泽东与佛教》，第104页。

② 转引自《毛泽东与佛教》，第100页。

③ 参见《毛泽东与佛教》，第198页。

第一，佛教为被压迫的人讲话。毛泽东说释迦牟尼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①人，“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②。他还把佛经区别为上层的佛经与劳动人民的佛经两部分，“如唐朝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华经》就是劳动人民的。”^③慧能出身于贫苦农民，不识字，但“卑贱者最聪明”，“下下人有上上智”。他主张人无南北，佛性无南北，猿猴亦能成佛；而且佛性本有，只要向内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并且创立了禅宗。^④所以，毛泽东说《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也就是为劳动人民说话的。当然，《坛经》强调归依自性，有无神论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为劳动人民进入解脱的理想境界提供精神慰藉，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必须看到的。

第二，毛泽东对佛教哲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肯定。毛泽东在批注李达《社会学大纲》有关唯物辩证法部分时写道：

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认为超自然力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自然力及社会为这个事实而发生的……由于生产发达，对自然力与社会力之逐渐理解，哲学也出现了。^⑤

哲学是人类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较高思维水平的产物。佛教哲学尤其如此。恩格斯把具有辩证思维的佛教徒视为处于较高思维发展阶段的人。他说：

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有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

^① 毛泽东 1958 年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毛泽东与佛教》，第 95 页。

^② 陈晋：《毛泽东与中国的佛道教》，《瞭望》周刊，1993 年第 8~9 期。

^③ 同上。

^④ 我们主张达摩为禅宗的开山祖，道信、弘忍“东山法门”对禅宗的建立有重要贡献，慧能创立了禅宗。见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版。

^⑤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13~215 页，转引自《毛泽东与佛教》，第 127 页。

教徒和希腊人) 才是可能的……^①

毛泽东曾和赵朴老开过一个玩笑，说：“佛经里一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味道。”^② 毛泽东对突出主观能动性的佛教哲学的历史作用也给予肯定。这是因为“说是……，即非……，是名……”的公式，既揭示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常住性，又指出其辩证性、非常住性，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所以表现出高度的思维辩证性来。他说：

(慧能) 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③

肯定万物有灵论是原始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④

“万物有灵论”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提出的，它认为一切动物、植物、河流、日、月都有灵魂、生命的意义。毛泽东把“万物有灵论”看做原始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禅宗祖师说“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把翠竹、黄花看做蕴含佛理(法身)的东西，可以说就是一种“万物有灵论”；但从禅宗的修持来说也许更确切，那就是教人当相离相，不为物所转，而是心能转物。^⑤ “万物有灵论”属于主观唯心论，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01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9月版。

② 贾题韬：《坛经讲座》引语，见《贾题韬佛学论著》，第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的讲话，见《毛泽东与佛教》，第112页。

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11~213页。

⑤ 参黄念祖：《大乘无量寿经白话解》，第67页，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3年8月版。

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它也有合理的因素，即“突出主观能动性”，它较之古代的朴素唯物论，是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佛家说，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就是客观辩证法重复性与前进性相统一的体现。所以，不管是“万物有灵论”，还是“当相离相”的修持，都是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这是确定无疑的。它和“一切皆空论”一样，都是人民在动乱时代的某种精神寄托，都是通向更高思维阶段的阶梯。所以，毛泽东肯定禅宗哲学是宋朝理学的必要发展前提和阶梯，还肯定华严宗作为认识史上的环节，对促进人类认识深化有积极作用。^①这种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第三，肯定中国佛教对待外来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开放、融会、吸收精神。禅宗六祖慧能针对一些人迷恋西方净土、不识自性的偏执，指出西方净土与唯心净土的一致性，他说：

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②

毛泽东对慧能这种独立思考精神给予充分肯定，说：“慧能敢于否定一切。”^③慧能有很高的悟性和高度的辩证思维，能顿悟佛性即在自心中，净土不离秽土，在普度众生中求得个人的解脱。同时，毛泽东赞扬唐玄奘法师的开放精神。他说：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

^① 见《毛泽东与佛教》，第123页。

^② 六祖慧能：《坛经·决疑品第三》。

^③ 见《毛泽东与佛教》第112页。